# 馬來西亞華巫大專生

# 族群接觸經驗與族群印象之型塑

# 林開忠\*

### 壹、前言

馬來西亞是個多元族群的國家,這是一般觀察者可以輕易地從馬來西亞社會文化的多元性看出來。但獨立半個世紀以來,這樣的多元性卻也是這個年輕國家在政治、經濟、教育、文化等各個層面必須面對的挑戰與協商的議題。可以說貫穿馬來西亞各層面發展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有關多元性的處理。

在政治上,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努力地向世界宣揚馬來西亞在處理多元性的成功經驗,所謂的成功指的是至少獨立半世紀以來,馬來西亞甚少發生大規模的族群衝突流血事件,除了1969年的513事件之外。<sup>1</sup>經濟上,馬來西亞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採取新經濟政策,扶持經濟上弱勢的馬來人,也被政府宣傳為成功地塑造了國內族群關係和諧的楷模。文化上也一樣,全面的提升馬來穆斯林文化的能見度,以及促成其作為國家文化的基礎,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

<sup>\*</sup>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副教授。

<sup>1</sup> 此事件被喻為馬來西亞當代政治的轉戾點。事件主要發生在吉隆坡,表面上是因為 1969 年大選中,當時的聯盟(Alliance)第一次嘗到國會議席不達三分二,並將西馬數州政權拱手讓給反對黨,後者在勝選後進行大遊行,揶揄及羞辱馬來人;引來馬來人的反彈,而在 5 月 13 日發生流血衝突。事發後,執政團隊與軍警組成國家行動理事會(National Operation Council),接管政府。經過調查,將五一三事件歸咎於沿著族群而區分的貧富階級以及馬來亞共產黨的煽動結果。但馬共書記陳平在他的回憶錄《我方的歷史》中,嚴正駁斥官方的說法。晚近更有研究者提出是巫統內部激進民族主義者挑戰保守派的結果。參考 Kua (2007)、Tunku Abdul Rahman (1969)及 Chin (2003)。

的文化政策核心。政治上則更強化了所謂精英協商,甚至邊緣化各族小黨而以 巫統獨尊的一黨獨大的政治聯盟一國民陣線 (Barisan Nasional)。這些政策或 論述的形塑,都在在顯示了馬來西亞政府自獨立以來對國內多元性的處理原則 與發展。

當然在這些政策的形塑與執行過程也不無偏差或令人詬病的地方,從政治層面來看有所謂邊緣化其他非馬來族群政黨的傾向 (Heng 1988),更受詬病的是巫統或國陣持續以多元性作為分化國內族群,或被批評為延續英國殖民時期的「以夷制夷,以華制華」的間接統治之手段。新經濟政策的立意良善,但並不能確保其執行過程就能夠達成公平分配的目標,透過對馬來人的土著化 (indigenization),讓在政治上佔了優勢的部份馬來執政者更增添了一個生財及保障的管道:以土著 (Bumiputra)的名義竊據了國家的財富,更在政治上形成嚴密的恩從體系 (patron-client system)以及嚴重的政商裙帶關係 (crony capitalism),也是晚近越來越嚴重的金錢政治 (money politics)的始作俑者 (Gomez et al., 2013)。文化上的馬來穆斯林至上主義,也被批評為單元主義、壓抑非馬來人文化以及伊斯蘭化歷史與文化的企圖,並促成了更多來自於少數民族的文化反抗運動 (Kua 1990)。

處在如此結構下的馬來西亞人,無論何種族群的個人,會有怎樣的反應? 在馬來西亞,影響或決定族群關係的結構面向與個人的能動性有著怎樣的互動 呢?

### 貳、研究對象與方法

為了解以上問題,本研究總共蒐集了45位馬來亞大學(Universiti Malaya) 各族學生,針對他/她們過去和當下的族群接觸經驗,希冀能夠釐清本文所提 出來的問題。表一為本研究研究對象之背景統計一覽:

#### 馬來西亞華巫大專生族群接觸經驗與族群印象之型塑

族群	性別		宗教信仰				合計	
	男	女	伊斯蘭	佛	道	基督	其他	
馬來人	5	11	16					16
華人	7	20		19	2	2	4	27
非馬來土著	0	2	2					2
總共	12	33	18	19	2	2	4	45

表1研究對象背景一覽

在這些受訪者中,以女性為主,可能是因為晚近馬來西亞大專教育的女性 偏多的關係,特別是在人文教育領域內,女性大專生較為集中。從受訪者所來 自的區域,我們可以參考下表以了解他/她們的原生地:

表 2 研究對象的原生地

	馬來人	華人	非馬來人土著	總共
吉蘭丹	1			1
沙巴			2	2
森美蘭	2			2
雪蘭莪	2	2		4
玻璃市	1			1
馬六甲	1	1		2
吉隆坡	3	1		4
吉打	2			2
彭亨	2	3		5
柔佛	1	3		4
霹靂	1	6		7
檳城		4		4
砂拉越		5		5

不詳	2	2

從表 2 我們可以發現原鄉為霹靂州的受訪者最多,其次是砂拉越與彭亨, 排第三則是檳城、柔佛、雪蘭莪以及吉隆坡。從這些資料中也可以發現在北馬 州屬如吉蘭丹、玻璃市和吉打幾乎都以馬來學生為主,而檳城和砂拉越則以華 人學生為要,這跟馬來西亞族群人口的分布很一致。

本研究採質化方法,以開放的問題,讓受訪者撰寫個人的意見。研究於 2009年7月於馬大校園內進行,至回收受訪者撰寫之資料總共花了一個月的 時間。研究之題目包含三大項,一是受訪者過去的族群接觸經驗,一是其當下 的族群接觸經驗,最後則是受訪者對異族的印象。透過這些回收的資料,進行 整理、翻譯以及比較分析。

## 參、族群接觸經驗

大部分的華人受訪者在小學前階段對於馬來人接觸的憶述有正面的,如友善、助人及一起遊玩等,譬如底下的說法:

去朋友派對、生日會、婚禮,【覺得馬來人很】友善。(C2)

最深刻的事件是我上幼兒園忘了帶食物,有位馬來同學讓我和她一起吃。 他們很好,願意幫助人。(C6)

記憶中是有和馬來小朋友一起玩耍。(C17)

但也有些華人受訪者對馬來人的印象是小時候聽成年人講述的結果,譬如:

村裡的長輩都說當時的社會一視同仁,並無 bumiputra 與 non-bumi 之分。 最深刻的印象是關於二戰時期的經歷,當時的他們同心協力抗日。(C13) 長輩經常說馬來人喜歡裝扮,但卻穿上 tudung[頭巾]及 baju kurung[馬來婦女服裝]遮蓋全身。我想他們太過遵循宗教,為他們必須穿著悶熱 的 tudung 感到憐惜。(C16)

在小學前的階段,有些華人受訪者對馬來人的印象就已經充滿了負面的意義:

最深刻的印象:在水災的時候,雖然水很髒,很多垃圾,但他們卻不顧衛生及整潔地在水中戲水,就因為這樣我不願意跟他們所謂的骯髒鬼做朋友。(C9)

常聽說馬來人很亂來,好色,不能得罪他們,不然他們會「招兵」來打你,行為有如「野人」似的,很可怕,不講道理,對不是自己的種族,可以很狠。(C10)

在政府部門的馬來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很差,很不親切,還罵人。(C12)

這些負面的印象有骯髒、排他及官僚的特質。

到了小學階段,有的華人受訪者因為學校教育關係而跟馬來人有所接觸, 誠如華人女生 C1 說的:「我的同班同學,她家裡養了很多隻貓,才知道原來 馬來人喜歡的動物是貓,卻很討厭狗,馬來人的生活方式比較不一樣。」或如 華人男生 C15 所描述的:「小學有馬來學生的同學,他們都很好,只是比較靜 而已。」後者可能是因為少數馬來學生在華人為主的小學就讀的緣故。另外一 些受訪者則從小學階段跟馬來人的接觸,開始產生更為具體的我族與他族的區 分,比如以下的說法:

小學時候有一個馬來同學,他必須上宗教課,誦讀可蘭經。我覺得他們 禱告太多次了,一天要五次,所以就有藉口不做事,導致他們的懶散。 (C16)

因為我是讀華小,華小對面有間馬來小學,放學的時候曾經接觸過,當時最深刻的印象是他們頭包著。他們喜歡念經及不吃豬肉。(C14)

他們不能吃 non-halal 的食物, 覺得很奇怪(不知道為何他們不能吃,後來才知道)。(C8)

這些區分我族與他族的主要都表現在對馬來人遵從伊斯蘭教的各種行為 (如穆斯林不吃豬肉、每天禱告五次)或穿著打扮(馬來女生戴頭巾),這些 行為本身是馬來人集體的形象,但有些則可能屬於個人的行為,譬如底下 C9 所提到的:

在唸小學的時候,學校裡有許多的馬來同學,他們不但從外表/型看來 有欠「討好/魅力」,某些行為更令我覺得很噁心,例如喜歡隨地吐痰, 這些因素都令我不敢親近他們。

[低階的馬來人]為了減輕生活上的負擔,他們會做出偷竊、搶劫之類的 勾當,所以華人居民是不會與他們比鄰而居,如有馬來人經過門前,人 們都會提高警覺,多留心他們的一舉一動。(C9)

就學前跟小學階段而言,大部分的華人受訪者並無對馬來人有非常具體的刻板印象,這一方面可能是華人跟馬來人的居住區域分開;加上大部分的華人家長在孩子小學階段會選擇華文學校教育 (Lee 2008),因此,兩個族群的孩子從小就在不同的環境下成長,難有親身的經驗,當然少部分例外。有些華校在晚近十幾二十年也開始有馬來學生就讀 (林坊玲 2010),我們可以從受訪者的回答中發現這點。很多在這時期形成對異族的看法大多是聽來的為主。

這種情形也發生在馬來人對華人的觀感上。在談到學前的族群接觸經驗時, 馬來女生 M1 說:

我曾在小學前結交華人朋友,但並沒有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我此時對華人的觀感是認為他們是競爭的對手,特別是在學術領域。

有關面對華人在學業上的競爭也是來自馬六甲的 M7 的個人體驗,她指出:

「在唸幼稚園的時候,班上華/巫族在成績學業上有著很激烈的競爭。」但由於她家裡有個非常要好的華人朋友,彼此關係密切,所以,她父親從小就耳提面命地教導他們「要不分種族地與各族交往,因為我們在生活中不能缺少朋友」。由於M1跟M7來自都市地區,因此容易感受到同校華人同學在學業上的競爭。但M1對華人的主要印象則是來自馬來鄉村村民們的議論,認為華人欠缺禮貌(ketidaksopanan),她舉例說:「在我居住的地方,我常聽馬來人埋怨華人鄰居很沒有禮貌,他們在馬來人占多數的村子裡養狗。當時我覺得華人真的很不懂什麼是禮貌,更不懂得尊重他人,特別是左鄰右舍的感受。」

這點跟來自以馬來人為絕大多數的北馬地區者有很大的不同,誠如來自玻璃市的 M8 指出她這方面的觀察:

在我居住的地方只有兩家華族家庭,他們完全能夠與我們和睦相處,並融入我們馬來人的生活方式。

但對來自北馬吉蘭丹的 M12 而言,她最常聽長輩們討論的華人議題是華 人不熱衷於鄉村所舉辦的活動,因此跟馬來人很難共事。

M2 曾經有過華人的玩伴,她的印象是華人大人們在一起會談論生意的話題。同樣也時有過接觸經驗的馬來女生 M4 是這樣描述的:

在唸幼兒園時,我班上的同學雖以馬來人佔大多數,但也有許多華人同學。我們不分彼此/種族,相處非常融洽。當時我對華族朋友的看法是他們很友善,在一次舞台表演上,大家分工合作的努力演出。

到了小學階段,M4 也有機會接觸華族同學,她說:「當中有一位還是我的好朋友,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曾教我彈鋼琴。在華人農曆新年我被邀請到她家歡慶,同樣的在我族的開齋節,我也邀請她到家裡來。」佳節期間的相互邀請 (open house)似乎已經成為馬來西亞特有的族群交流場域,來自森美蘭的 M10

#### 也有同樣的情形:

讓我很深刻的是他們每年佳節都會邀請巫族到他家做客或送禮給巫族。 由於大家都相處愉快,所以彼此在交往中更會特別注意自己的言行舉止,避免傷害到他人的感受。

從這些馬來受訪者的資料中,可以看出跟華人受訪者所關注的面向有很大的不同,華人受訪者對馬來人的印象大多集中在文化宗教的層面,而馬來人受訪者對華人的印象多聚焦在行為舉止上,這是否是兩個族群的文化差異,有待進一步了解。

本研究的受訪者大多經歷過馬來西亞教育文憑考試(Sijil Pelajaran Malaysia, SPM)及高中文憑考試(Sijil Tinggi Persekolahan Malaysia, STPM),2 且多是國民型(Sekolah Menegah Jenis Kebangsaan, SMJK)或國民中學(Sekolah Menengah Kebangsaan, SMK)這兩種學校的畢業生,3在這些學校裡,族群混合上課是常態。因此,跟小學階段比較起來,馬來西亞中學生的族群接觸經驗更為頻繁。4也正是在這一階段,許多因制度設計或政府政策開始在族群互動中產生效果,華人受訪者大多感受到政策對馬來人的特別優待,譬如政府扶持馬來人的政策,特別是在教育領域內的大學固打制度(quota system)、

<sup>&</sup>lt;sup>2</sup> 馬來西亞國民中學體制為五年制的完全中學,學生在中學第五年必須考取馬來西亞教育文 憑考試(相當於 O-level)。部分國民中學學生在考取了教育文憑後,可以申請進入某些設有 大學預備班的國民中學或學院繼續進修一年,之後再參加 A-level 的高中文憑考試,再以此 成績申請國內的大專院校入學許可。

<sup>&</sup>lt;sup>3</sup> 兩種中學都屬於政府中學,其中國民型中學為 1960 年代政府鼓吹非馬來語中學(包括華文中學與教會設立的英文中學)改制下的產物。兩者之間在課程、教學媒介語、考試等面向上無異,唯一不同的地方是國民型中學學生主要來自非馬來族群,馬來學生屬於少數,因此在這些學校校園內,華語或英語常是學生們使用的語言,學生的日常活動也還維持著過去華校或英校的傳統。參考何秋梅 (2010)。

<sup>&</sup>lt;sup>4</sup> 唯一的例外應是華文獨立中學的學生,但這些學校的學生比例佔華人整體中學生大約只有兩成,其他八成的華人中學生都是國民或國民型中學的學生。

政府獎助學金、大學預科(matriculation)等(C7 及 C16)。<sup>5</sup>這樣的不公平待遇更可能發生在學校的日常生活裡,C13 就提到這樣的一個例子:

那時最深刻的事件是在一次的選拔賽中,他們棄選了有潛能,在賽中名列前三的非馬來選手,而選了排名第四與第五的馬來人。然而,他們所給的理由是他們已 test 了他們的能力,遠比前三在賽中的成績好。事實並沒有,結果在[實際]比賽中排名最後。除此之外,staff 也全是馬來人,No standard and qualification, too bad!我對他們的看法極差:偏私、無能、爛泥扶不上牆、一眛依靠政府的扶助、敗類。

C13 所提的案例可能是個案,但從這樣的描述中的確讓人感受到許許多多制度面的設計都在族群接觸頻繁的情境下,變得更赤裸裸及寫實。

另外一部分的華人受訪者則是對華人跟馬來學生間的互動提出他們 的觀察與看法,這些看法大多圍繞在馬來人同族相聚現象,誠如 C17 所舉的 一個例子可以看出這一點:

中學時期,我所讀的那所學校比較少馬來人,我只接觸到一兩個而已, 但他們都很少〔跟華人〕說話,很少和華人一起玩耍和讀書。在我記憶 最深刻的是他們俩去到那裡都沒有分開。有一次,同學舉辦一個班級 party,他們俩都沒有出席。我覺得她們俩比較難和華人合在一起玩和 讀書,因為我們也有嚐試邀她們參與,可是都遭到拒絕。

還有一部分的華人受訪者則是針對馬來學生的特性有深刻的印象,譬如馬來女生被規定一定得穿著 baju kurung 和 tudung (C8)、很友善,容易親近,但對於應該做的事物不很積極、責任感不夠,對於上台表演卻很有慾望(C10)、

<sup>&</sup>lt;sup>5</sup> 在馬來西亞,政府透過政策獎掖中學期間數理優異的馬來學生,讓他們提早進入國立大學 內的預科進行訓練。

愛捉弄或欺負人(C11, C14, C15)等。

馬來受訪者則持續他/她們在中學前對華人的一些印象,譬如華人對學業的重視而忽略了課外活動(M6), M9則更進一步說明這樣的現象:

在班上有許多的華族同學。依我的觀察,華族同學好像比馬來同學聰明和用功。華族同學常在班上名列前矛,這讓我覺得馬來人不比華人努力, 是因為馬來人更重視追求得到關愛與關心的幸福,多過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地去讀很多的書;而華人爭拿第一名是為了將來打算,希望將來能夠出人頭地。在我唸中六的時候,我選擇坐在前面的位子,並與一位華族男同學同坐,只因為我想吸取知識。

就像華人認為馬來人都同族相聚,有的馬來受訪者也認為跟華人很難相處 (M10), 但也有因相互尊重而受到讚賞的,譬如 M11 就提到她在中六時跟華 人室友居住的經驗:

在唸中六時,由於是住在學校準備的宿舍,那麼就更有機會與華人相處了,因為在寢室裡華人學生佔了多數。在相處中,華族同學不但了解我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對我更多了一份尊重,就好比我也一樣的尊重她們。我們雖然生活方式有異,但大家都能秉持著包容和尊重的態度,因此相處融洽。譬如說每當我向真主禱告時,她們都會騰出一個空間,好讓我專心的禱告,她們也會在那段時間進行自己的活動,一點也不會因為我在禱告的關係而感到不自在,他們還會把聲量放小。彼此不分種族、信仰,各自給予對方在同一屋簷下享有各個宗教、生活、文化的模式,只要不傷害到他人的信仰、生活方式與各自的文化就可以了。總之,我覺得我的室友都是通情達理、有禮讓精神、懂得尊重他人及友善的。

其他數位馬來受訪者也認為華人是友善的(M2, M5)。

前述討論到因制度面的設計而讓華人認為國家政策偏袒馬來人,造成部分華人受訪者有著很強的不平待遇的感覺。對於馬來人而言,他們倒沒有人談到這類的制度問題,有的只是因個人態度上的偏差問題。譬如 M7 就提到這樣的一件事情:

有一位華族巡察員向一位攜帶塗改液的馬來學生記了一個大過,但當一位華族學生同樣帶了塗改液到學校時,這位華人巡察員卻偏私而沒有將 他記過。我覺得很不甘,偏差的行為發生了。

總結來說,到了中學時期,不同族群的接觸更為頻繁,但對華人學生而言, 從族群接觸或日常的學校生活中,開始親身感受到國家政策或制度的不公平待 遇,這些制度最後卻成為人們看待馬來族群的方式。但對於馬來學生而言,甚 少對制度的不公有所置啄,可能是因為既得利益群體的緣故。這種逐漸形成並 定型化的觀感,也因為族群接觸以及外來影響的增加,譬如媒體報導,而形成 對相互之間的刻板印象。

本研究受訪者大多都有跟自己不同族群得同班同學,有的多有的少,這可能跟所修讀的科系有關,譬如中文系很少有馬來學生,而回教研究系則鮮少有華人。我們針對他們在大學內的族群接觸經驗進行調查,我們將族群接觸經驗的場景分為學校課堂上的座位、討論與作業、日常餐飲、休閒及節慶等。

從蒐集的資料中,我們發現就學校課堂座位、討論與作業的族群選擇,以 及宿舍室友的選擇上,有些華人受訪者是沒有選擇餘地的,譬如 C4、C6 和 C7 等都因為課程以華人為主而沒有族群選擇的問題。這樣的情況也發生在華 人學生不多的課堂上,譬如 C11 就是這樣。其他有選擇權的華人受訪者,大 多傾向於與自己同族學生坐在一起、一起做分組報告以及進行課業的討論,底 下為兩個典型的說法:

【座位】華族同學傾向和華族同學坐在一起,因為大家有著共同的話題,

彼此容易溝通。試想如果我們與馬來同學討論關於華人影歌星的話,他們能夠融入嗎?

【報告】會選擇與華人同一組做報告,以往的經驗告訴我,馬來人比較懶惰,很少提出具有創意的點子,感覺上馬來同學只是名義上的組員,實際上卻是毫無貢獻的一群,所以如果有選擇的話,我是不希望跟馬來同學同組,除非是講師本身的要求或強制規定。

【討論】如果我們要討論教過的科目,我們會形成只有華人學生的「複習小組」,那是因為這樣的話我們之間擁有共同的溝通語言,再者,我們有什麼理由去幫助那些本身就不想學習的同學複習功課呢?(C9)

【坐位】我會選擇與華人同坐,因為有親切感,但如果違反的話也無所謂。

【報告】在分組做報告時,我們會盡力互相配合,因為這是組合的利益 在上。但是我們都會提醒或警示自己他們並不可靠,十個馬來同胞內, 九個都會是懶、不可靠。然而,並非全部,只是這是我與朋友累積下來 的經驗。

【討論功課時】主要會找華人,其次是印度與馬來人。其實並非是特定, 只是得視那人的行動,儘可能我們會找些有上進心的、合作及努力,最 好能自立進行工作。如果違反的話,只能自嘆倒楣,多做一分工了。(C13)

從這些說法中,可以看出華人受訪者選擇同一族群學生的理由主要有語言 溝通方便以及對馬來學生大多為懶惰的看法之緣故。只是也有華人受訪者相反, 選擇跟馬來人坐在一起,「這樣他們就可以幫助我說明馬來語句」C16如此說, C16也認為跟馬來同學一起做報告反而更有利,因為「[他們]比較容易跟講師 聊天以取得一手資料」,且,「他們跟班上其他的馬來同學都很熟悉,比較容易 從別人那邊蒐集資訊」。還有一種狀況是當有關的功課是關於馬來文時,就像 C14 說的,在這種情況下「比較容易寫報告」。這些說法的著眼點圍繞在華人 受訪者認為有利於自己對課業的了解或報告的撰寫上。但也透露了族群性也影 響了講師與學生之間的關係,這部份需要進行更深入的研究與探討。

在馬來西亞,特別是西馬的都會區,族群餐飲的取個非常明確,也就是說華人飲食區與馬來穆斯林飲食區域涇渭分明,甚至研究族群關係學者以「共食vs.不共食」(Sama Makan vs. Tak Sama Makan)來表示馬來西亞華人跟馬來人的關係 (Tong 2010)。6 因此,飲食是馬來西亞族群關係中很重要的一環。在馬來西亞的所有政府機構裡,包含大學校園、公家醫院、政府部門的食堂,都被規定只能提供符合可蘭經教義認可或合法的食品(halal),因此,我們無法直接從食物的選擇上來觀察不同族群學生的差異性。但是,從我們的研究中,可以看出跟誰一起用餐反而在這樣的環境下顯得非常重要。華人受訪者有如下的描述:

[如果跟馬來人一起進食]這樣會引起朋友的負面想法,例如覺得我太「隨便」或者覺得我與馬來友族朋友是「同一類」的等等。(C3)

通常我們會跟自己的族群一起用餐,那是因為我們跟馬來人之間的進食 方式以及選擇的食物不同所致,如果我跟馬來人一起用餐,我的華人友 人會取笑我,而認為我是由於太過寂寞、沒有朋友,才會被迫跟馬來人 一起進食。(C9)

也有試過和馬來人同桌,那麼華人看見了會問我為什麼跟馬來人一起坐著吃,不怕人家以為你是馬來人或如那馬來人是男生,大家會以為我跟馬來人拍拖。(C10)

【若跟馬來人一起用餐,別人】會覺得奇怪及投以異樣的眼光。(C12)

<sup>&</sup>lt;sup>6</sup> 這樣的區分在東馬砂勞越與沙巴就比較不明確,我們可以在東馬發現馬來穆斯林飲食混雜 在華人為主的小販中心裡,這可能也說明在東馬地區並沒有非常強的伊斯蘭教化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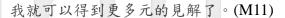
如果與馬來朋友一起用餐的話,朋友們會覺得驚奇與奇怪。(C13)

同樣的說法也是其他華人受訪者提到的,從這些說法中我們可以看出存在於這些華人受訪者對馬來人的一道牆,透過言論的壓力讓違反者達到自我規範之目的。相同的情況也發生在進行休閒活動的時候,我們的研究資料也顯示部分華人受訪者提到若跟馬來同學一起進行休閒活動,會遭來華人異樣的眼光,甚至被華人朋友批評(C3, C10, C16, C17)。即便在節慶時節,許多受訪的華人學生都表示願意且也會邀請馬來朋友來共同慶賀,但他/她們也都清楚自己應該準備 halal 食物,這是存在於華人與馬來人之間的社會規範,一般上華人都會遵守這樣的規範,以和諧族群的關係。有的華人受訪者坦言,即便不能邀請也是因為無法提供 halal 食物的緣故,譬如 C9 就這樣表示:

我不會邀請他們參與來增加自己的麻煩,因為我不想準備兩套不同的食物給不同的族群進食。如果華人可以吃馬來食物,但馬來人卻不能吃華人的食物,那很不公平。而且,我也不欲為了佳節而購買另外一套廚具,那可是一筆額外的開銷。

對馬來受訪者而言,許多人表示願意選擇其他族群學生一起做報告與討論, 他們大多指出如此才能產生多元的觀點,誠如地下兩則說法:

我會選擇由多元種族組成,在我所參與的小組中有馬來人、華人和印度 人,誠如我之前說過的,多元的種族可以產生多元的觀點,這會讓小組 報告變得更吸引人,除此之外,如此開明的作為也將因此成形。(M1) 我比較喜歡跟相熟的朋友進行,當中有馬來也有華人朋友,因為每一個 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見解。我們對於某件事物的看法或多或少受到我們 家庭背景、民族文化、教育背景、宗教信仰的影響,華人/馬來人一般 上會有所差別,他們的想法可能也會不一樣,所以如果我跟他們同組,



除此之外,有的受訪者發現跟同族與異族一起工作的差別:

我曾經試過跟同族同學同組,結果我常常遇到"sleeping partners"的馬來組員,如果是非馬來族組員的話,她們就會非常用心和盡責地把報告完成,只有遇過一次非馬來族的 sleeping partner。(M9)

當然部分受訪者跟華人受訪學生一樣,認為跟自己同族學生在一起會比較 容易討論,換句話說她們認為溝通是很重要的問題。

論及用餐幾乎所有的馬來受訪者都會選擇跟同族有人一起進食,他們覺得這樣比較「舒服」,所謂舒服指的是不需要去顧忌太多不同族群的飲食文化或規範,而可以自在進食的意思。M9 跟 M11 的說法正好可以說明:

我比較喜歡和馬來人一起用餐,因為我已經習慣用手吃飯。反之,華人或印度人大多用叉子和湯匙進食,如果跟他們一起用餐的話,我會感到不自在。 (M9)

同族朋友,覺得這樣比較舒服,因為生活方式一樣,更正確的說法是我們共享了進食方式(用手)以及我們對於食物口味和喜好的差別也不大的緣故。 (M11)

畢竟伊斯蘭教義有著嚴格的飲食禁忌,因此,作為穆斯林的馬來人在食物攝取與跟誰一起共食上遠比華人來的謹慎。至於節慶期間,馬來受訪者會邀請華人朋友到家裡同歡共慶,他們不需要擔心華人的飲食習慣問題,就像 M7 所言:「請他們來並不會給我帶來麻煩/問題」。跟華人受訪者必須考慮馬來穆斯林的飲食禁忌有著很大的不同。

相同的,在進行休閒活動時,馬來受訪者也大多選擇跟同族同胞一起進行, 理由很多,包括比較清楚彼此的界線(M6)、溝通交流(M12)及宗教的因素(M11)。 後者顯然是指一些伊斯蘭教的休閒活動,這種活動通常會排除非穆斯林的華人 參與。

到了大學時期,大部分受訪者對於異族已經有著非常定型化的看法,加上 社會的規範,使得他們必須做出符合規範的行為舉止。對華人受訪者而言,似 乎更得主動地以適於伊斯蘭教的方式來對待馬來人,而馬來受訪者在對待華人 時比較不需要考慮到相關的規範。這種規範的遵循特別發生在飲食的場景裡。

### 肆、結論

本文透過質化研究,針對馬來亞大學的華人與馬來人學生進行訪談,受訪者就其個人成長歷程中的族群接觸經驗來敘述。共有 45 位受訪者回答了相關的問題。從這項研究中,我們發現個人的族群印象大致是成形於中學階段;因為在這一階段中,原本分開的兩個族群的小孩,開始在學校的場域裡進行了接觸。從殖民時期至今,馬來西亞官方一直都秉持著這樣的一種論點,認為要促成國內族群的融合,必須將不同族群放到一個統一的教育體系內,最好是同在一間校園內;因此,在官方的論述及一些論者的眼裡,放任華文或淡米爾文學校存在,對國內族群的團結最大的障礙。但,從我們的調查訪談中發現:族群接觸並不必然會導致族群融合,更多時候我們反而看到因接觸而更了解,但除了族群之間的文化了解外,我們還可以看到外在不平等結構因素也因為族群互動或接觸的增加而更為突顯,且是活生生的發生在自己身邊或身上,在這樣的情況下,族群接觸反而更促成了族群之間刻板印象以及厭惡感的滋生,跟官方的論述有著很大的落差。也就是說,當外在不平等的結構因素沒有改變前,透過學校這樣的場景,並不會對促成族群融合有著戲劇性的影響,這是本文所欲表達的第一個看法。

另外,從我們的訪談中,可以看出許多受訪者對於異族的第一印象並非親

身接觸的結果,很多時候,周邊大人們的評論似也影響了當事人對異族的看法。也就是說,家庭或社區對於個人的族群意象有著某種關鍵性的作用。從這一點,我們還可以發現來自城市或鄉村的受訪者,會因為族群人口、接觸歷史、競爭型態不同,而對異族有著不同的想像與評價。地理區域的不同也會影響人們對異族的看法。

最後,本文只是個初步的研究分析,從這研究中發現還有一些議題,包括 媒體、校園內師生關係等,都是個值得進一步探究的主題。另外,本研究完成 於2009年,經過三年多,馬來西亞的政治已經有了很大的變化,這些外在的 改變是否會影響馬來西亞大學校園內的族群關係,也是個非常有趣的問題。

# 参考文獻

- Chin Peng, 2003 My Side of History. Sydney: Media Masters.
- Gomez, Edmund Terence, Johan Saravanamuttu and Maznah Mohamad, 2013
- "Introduction: Malaysia's New Economic Policy: Resolving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Creating Inequalities?", in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Johan Saravanamuttu (eds.),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 Affirmative Action, Ethnic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pp.1-28. Petaling Jaya: Strategic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Development Center.
- Heng Pek Koon, 1988 Chinese Politics in Malaysia: A History of the Malays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ua Kia Soong (ed.), 1990 Malaysian Cultural Policy and Democracy. Kuala Lumpur: The Malaysian Chinese Resource and Research Center.
- Kua Kia Soong, 2007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Pulau Penang: Suaram.
- Lee Hock Guan, 2008 Education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Malay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Tong Chee Keong, 2010 Identity and Ethnic 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Racializing Chineseness. London: Springer.
- Tunku Abdul Rahman, 1969 13 May: Before and After. Kuala Lumpur.
- 何秋梅,2010「從改制華文中學看國族建構—馬來西亞雪州加影育華中學個案研究」。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坊玲,2010「不一樣的路:馬來西亞關丹非華裔家長選擇華小的原因與困難」。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碩士論文。